



尤·特留斯金著

不滅的光

時代出版社

不滅的光

尤·特留斯金著

歐積斌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Юсуф Тлюстен
НЕМЕРКНУЩИЙ СВЕТ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2

內 容 提 要

本書敘述的是蘇聯偉大衛國戰爭中，高加索阿第蓋民族的一個山村，在黨的領導下，與德寇展開英勇鬥爭的事蹟。

老庫格吉日的一家人是本書的中心人物，他的兒媳黨員庫塔斯是村內地下工作的組織者，他的小兒子哈桑是青年團支部的負責人，在他們的領導下，村民們經受了殘酷的考驗而迎接了勝利。

本書突出地刻劃了阿第蓋人的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老庫格吉日的堅貞不屈和哈桑的視死如歸，將在讀者們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印刷 北京第二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4年8月北京初版 1954年8月第1次印刷

1—17.060冊 152千字

一路上只有一個願望支配着庫塔斯：快點到家。只有現在，當她在自家門口停住腳的時候，她才深深感到不安。

庫塔斯用鑰匙把房門開開之後，急忙走進臥室。床上已是空空的了。地板上有什麼東西在沙沙作響，接着發出了一聲輕微的咪鳴聲。

「我的別里奇克，家裏就只剩下你一個嗎？」

那女人把小貓放在自己的肩上，溫存地撫摸了一下它那毛茸茸的白脊背。

「原來，努赫沒等我來就走了……」

她從小皮包裏取出丈夫給她的電報，連這一次也不知唸了多少遍了：「我要上前綫去。請你設法在傍晚趕回來，否則我們就見不着面了。努赫。」

「我就誤了，親愛的，我就誤啦……」

庫塔斯深深歎了口氣，頹喪地坐到一張軟綿綿的沙發椅上。她兩眼含着淚水，把頭伏在寫字枱的邊上，沉思起來。她頓時感到了孤獨。寬敞的房屋內的牆壁彷彿都擠攏在一起，使呼吸感到困難。最近一個時期，庫塔斯覺得，在共同生活的歲月裏，她對丈夫的愛情冷淡了，並且不以爲奇了。現在她正爲這些想

法苦痛地責備着自己。不，深厚的情感一直沒有消失。就連她，恐怕從來也沒有想到過這一點——因為愛人一直總在身邊，何況生活中的每小時又都充滿着有趣的工作和真正的幸福。

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庫塔斯就知道努赫要到前綫去。他自己曾一再要求派他到作戰部隊中去，但是人們回答他說，到時候自然會叫他的。現在這個時候已經來到了。他作爲一個外科醫生，作爲一個共產黨員，是不能留在後方的。可是她呢？她是一個教師，就連她的崗位現在也在那兒——在前沿陣地上了。在前綫上也找到她的工作的。她唯一的願望，就是貢獻出所有的力量去保衛祖國。

這些思想給了她一種力量。所痛苦的和難過的是，事情竟會這樣突然，甚至來不及告別，就同丈夫分離了。然而她是沒有權利灰心喪氣的。

庫塔斯抬起頭來，擦乾了眼睛。只在這時她才看見桌上有一封信。

努赫寫道：「親愛的庫塔斯，從傍晚起我就等你，盼念你。對每一個輕微的動靜我都留心傾聽，一夜未曾睡着。我是多麼想看見你呀！……可是沒有辦法，應該趕緊上火車。命令我到北高加索軍區去。你是知道的：局勢很吃緊。敵人正在不斷地頑強地向高加索衝擊。當然，我們是會戰勝的。但是爲了取得勝利，每個人都應當站在火綫上。只要我的心還在跳動，我就要保衛這個使我、使我們的家庭以及使阿第蓋全體人民都享有幸福的祖國。我相信，無論你在什麼地方，你也一定不會辜負黨的信任……我知道，你很難過，親愛的。可是我要求你，要成爲一個勇敢的和堅強的人——現在，不比平常，更需要有堅強的意志。堅持吧，親愛的。好好照顧兒子。我們不久就可幸福地重逢。吻你。」

努赫。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

庫塔斯把信連讀了兩遍，就突然站起來。在她渾身上下的每一個動作中，都能察覺出一種果斷的精神。

「出來吧，別里奇克，」她說完，就向門口走去。

小貓馴順地在她身後跟了過去。

太陽已經升過房頂了。人們匆忙地在街上走着，上工去了。從車站方面傳來了機車的汽笛聲。

庫塔斯看了看錶。噢，火車已經開走了。可是她今天必須趕到阿爾瑪維爾去和努赫見上一面！庫塔斯這樣決定後，就急忙向公路交叉口走去。

她等了很久，可是總沒有順路的汽車。只是快到中午，當庫塔斯已經完全沒有希望前去的時候，路口上停下了一輛載重汽車。庫塔斯跑到車跟前。

「您往哪兒去呀？」她問司機道。

「到阿爾瑪維爾去。」

「請您把我帶去吧……我必須在傍晚前趕到那裏……」

她站在駕駛棚的旁邊，顯得很端正、很堅定的樣子。從五顏六色的綢頭巾下露出了像烏鴉翅膀似的、鬚曲的黑髮，兩道細眉顫抖着，而那雙深陷的、露着善良和溫情的目光的大眼睛，正在有所期待地仰望着司機。在她的聲調裏含着那麼多的央求，那麼忐忑不安的心情，實在使司機難以拒絕。

「請坐吧。您發生了什麼事？」司機同情地問道。

「是啊，」庫塔斯簡單地回答了一聲。

「路程遠着呢，時間也不早了。爲什麼您這樣着急呢？」

這個詰問却有點刺激了庫塔斯，可是她抑制了自己，慌忙地回答說：

「我是要趕火車……我丈夫在車上。他被派到前綫去了，所以我想……」

「噢，您是想把他叫回來吧？這我可明白啦！」

「不，我不過是想和他見一面。」

「現在一切都清楚了，」司機不無帶點善意的譏諷口氣繼續說，「倆人吵了架，所以您不願意去送他，可是後來又後悔起來了，打算臨別時向他道歉。您說，難道不是這麼回事嗎？」

庫塔斯對於這位健談的青年的天真的推測，不由得微笑了一下。

「不，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我在山村，在父母家裏，沒能及時趕回來。所以我們倆就錯過了見面的機會。」

「嗯，你們可真有點不湊巧哇，」司機也不安起來說。

他不時地按喇叭，趕過了幾輛載着貨的卡車，並在開到平坦無阻的道路上的時候，放大了油門。他很輕鬆地、毫不緊張地開着汽車，他開得非常自然，這種自然正是一些愛好自己職業的年青而又挺有經驗的司機所具有的特點。

「是的，現在時局很緊張，」司機又說了起來。「應該快點到前綫去。您瞧，就連我：等我把車開到地方後，我就把它交上去，我自己呢——就到狙擊部隊裏去，開機關槍。」

「爲什麼？」庫塔斯覺得奇怪。「做一個前綫的司機，是件光榮的事。」

「不，別這麼說。我應該親手打死敵人。以前我有一個哥哥。戰前他開汽車，就是我們現在坐的這輛

車。他也會開拖拉機和康拜因，從飛機上跳過降落傘——總而言之，他是個門門都在行的人。後來他到前綫去了，我就代替他開車。前些日子我們得到通知說，我哥哥在頓河犧牲了，他犧牲得非常英勇，曾經用手裏的機槍消滅了幾十個希特勒匪徒。指揮員親自寫信把這件事情告訴了我們，並且表示感謝我的父母，因為他們教養出這樣一個英勇的戰士……我代替了他開車，現在却應該代替他開機關槍去。那時候，家裏人沒讓我跟他一塊兒上前綫，因為我還不滿十八歲……難道說這還在乎年齡嗎？爲了我哥哥，我的心在燃燒着。而且也不光是爲哥哥……多少優秀的蘇聯人都犧牲在敵人的手裏了！……」

司機的善良的微笑不知藏到哪兒去了！他的嘴唇緊閉着，顴骨上的肌肉突了起來，整個身子向前探着，怒氣沖沖地用腳踏緊加速踏板。汽車就以最高速度向前飛馳而去。

司機的熱誠的話激動了庫塔斯。他把她心裏老在想着的事都說出來了。於是她就好像以旁觀者的身分望了望自己，又望了望青年：瞧，這兩個素不相識的人碰到一起了，雖然他們的年齡不同，社會地位不同，生活經驗不同，但是他們的感覺和思想却是一致的。這是因爲，他們都是蘇聯人。所有的蘇聯人現在都是一個想法，一個志向。庫塔斯由於這種思想心裏頓時感到欣慰起來。

「可是您的丈夫是誰呢？也許，我認識他吧，」停了一會兒，司機問道。

「也許。他姓特列普舒柯夫。」

「特列普舒柯夫？！」司機驚叫起來。「就是我們城裏那個最好的外科醫生嗎？」

「您認識他麼？」庫塔斯問道。

「誰不認識特列普舒柯夫醫生？他還給我母親動過手術呢。要不是他，我媽早就死了。他救活了她。」

而且不久以前他還到我們國營農場作了一次關於醫學的講演。太有趣啦！主要的是講得清楚，容易明白。後來我還用車把他送回家。他和我並排坐着，就是坐在您現在坐的那個地方。我很喜歡他，一看，就知道他是個好人。」

庫塔斯的周身血液都湧到臉上來了。她不由得用手摸了摸坐墊上的漆布。她的努赫不久以前還在這裏坐過呀！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呢？她的思想縈注着阿爾瑪維爾。快點吧，快點吧！她覺得，卡車走得太慢了，她一定要遲誤，見不着丈夫的面了。不，不，他們當然會見面，不可能見不着面的！她一定可以找到他。到時候她會說，「不是我也來了嗎，你沒想到吧？」這對於他將是件很高興的事。

發動機燒得過分熱了，由於汽油的蒸發，駕駛棚裏感到又熱又悶。他們把車開到養路工人的小屋子跟前。司機把車停住後，就向井邊跑去。

庫塔斯走出駕駛棚，貪婪地呼吸了一下草原上的新鮮空氣。這時已是下午五點多鐘。在一片黑黝黝的、種着冬麥的田野上空，浮動着一層銀白色的蜘蛛網，在草原上，一直到地平綫，游動着蜃氣。電綫桿子沿着和公路平行的鐵路，遠遠向後面退去，而遠遠地在前面的電綫桿子的上空，升起一團耀眼的白煙。它升到上空又消散在夕陽的光輝中，同金黃色的彩霞溶合在一起了。這是到阿爾瑪維爾的列車開過去了。努赫就是坐在這趟車上的。可別耽誤啊，千萬可別耽誤啊！

司機把水灌進水箱，擰好了水箱蓋，就坐進了駕駛棚。彷彿，庫塔斯的焦灼和憂慮也傳到了他身上似的。

汽車飛快地開走了。兩小時後，他們開進了阿爾瑪維爾，在離市中心不遠的地方停了下來。

「您瞧，我們到底來了。我要在這裏拐彎了，」司機說道。

庫塔斯衷心地向這個淺色頭髮的青年道了謝，祝他一路平安。

「請您代向特別普舒柯夫同志問好，」司機與她揮手告別時說道。「也許，我們倆人在前綫還會碰見呢。」

這時天並不晚，可是城市已像沉浸在黃昏中。庫塔斯一時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她越走近市中心，越感到呼吸困難起來，空氣中充滿了燒焦的氣味，在街道上空浮動着濃密的黑煙。原來是這麼回事啊！她不禁打了個寒戰。庫塔斯幾乎認不出那些熟悉的地方來了。到處是快要燒盡的廢墟，深深的彈坑，散亂在人行道上的玻璃渣，以及一塊塊的廢鐵和一段段的電綫。看樣子，法西斯飛機不久之前轟炸過這個城市。街上一個人都沒有。只有一個手拿自動槍的戰士，在街心走着。

「您能不能幫我找一下北高加索軍區司令部呢？」庫塔斯對他說。

「請拿出您的證件！」自動槍手向她要求，並沒回答她的問話。

庫塔斯拿出公民證和教員證明書來給他看。

「您找司令部幹麼？」自動槍手一面交還證件，一面問道。

「我丈夫應徵到那裏去了，我必須和他見面。」

「是嗎？」自動槍手猶豫地問了一句。後來他指着一座小小的磚房說：「請您到那兒去吧。」

庫塔斯順着他指的方向一看，不禁驚訝起來：難道這座小房子裏容得下軍區司令部嗎？當她走進小房時，值班人員對她講，軍區司令部已遷移到新地址去了。但她終於打聽到了特別普舒柯夫不久前確實到過

這裏，可是現在已經到司令部的新址去了。而那個地方是不准她去的。

庫塔斯從小房裏出來，站在人行道上鬱鬱不樂地思索着。到哪兒去呢？濃厚的黑暗已經籠罩了空城——既沒有人，又沒有燈火。她的頭暈了，這是失眠、最近幾晝夜的疲勞和焦急的心情所引起的。庫塔斯慢騰騰地勉強挪動脚步沿着大街走去。在倒塌的牆後，在一棵綠蔭如蓋的大樹下，她看見一張長桌。她感覺到身體像鉛似的沉重，於是不加思索地就癱坐在椅子上，把頭伏在桌邊上面。但是怎麼也睡不着。只在將近黎明時，才睜得支持不住而睡着了。

不知是誰的手觸了一下她的肩膀使她醒了過來。她睜開眼睛，看見面前站着一個男人，那人身上穿着皮大衣，頭戴黑羊羔皮的帽子。庫塔斯一時沒有明白過來她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她昨天晚上還覺得那樣陰鬱的城市，現在却在陽光底下復活了，現在可以聽見談話聲和踏在街心圓石上的馬蹄聲。

「塔沙烏，你從哪兒來的呀？」庫塔斯看見同村的人，高興起來。

「我在這裏，倒是沒有什麼奇怪。可是你怎麼會到這兒來呢？」塔沙烏問道，他的臉上現出不安的神情。

「我到這裏來，是想和努赫告別，可是沒有碰見他。只看見了這些可怕的破壞……」

「是啊，這是很可怕的！德國人把我們的人打得真够受哇。你可不知道昨天他們把這裏弄成什麼樣子，糟蹋得真不像樣了！」塔沙烏歎息道。

他說這些話的聲調，使庫塔斯覺得驚奇。

「你在這兒沒有遇見努赫嗎？」她問道。

「怎麼會沒有遇見，我們一同來的。他們還讓我們繼續前進，到新的地方去。努赫立刻就去了，可是我耽擱下來，沒有去。他要是聽我的話，你現在就會在這兒遇見他了，總而言之，對他也會好些。他很生我的氣。咳，那也不要緊，慢慢瞧吧，看我們倆誰對。」

「我不明白你，塔沙烏，」庫塔斯皺起眉頭說，「你講清楚吧，到底是怎麼回事。」

「以後你總會明白的……你聽見了麼，它們又飛來了。」

塔沙烏的臉都嚇白了，他的下巴顫動起來。

「趕快藏起來，」他喊了一聲，丟下庫塔斯，就向地窖跑去。

庫塔斯剛剛走到院牆跟前，就聽到一聲沉重的爆炸聲，把地都震動了。高射砲不住聲地射擊着。砲彈緊貼在敵機的翅膀下面爆炸着。瞧，一架飛機着火了，落到城外很遠的地方，在天空留下一股粗粗的黑煙。接着又落下一架敵機。但是敵機終於向城裏投下幾枚炸彈。不遠有一座兩層樓房的牆壁轟隆一聲倒塌了。周圍的一切都在呻吟着、震盪着。

「到這兒來吧！」塔沙烏從地窖裏喊道。

但是庫塔斯連頭都沒回。她頭一次遭遇到轟炸，所以緊貼着圍牆呆立在那裏。這並不是由於恐懼，而是因為一種對敵人熾烈的仇恨和痛恨自己虛弱無力的感覺充滿了她的整個身心。高射砲彈的碎片颼颼地掠過，落在人行道上，可是庫塔斯毫不理會。空氣中充滿了焦味兒。

飛機走了。塔沙烏爬出地窖，走到庫塔斯面前。

「怎麼可以站在露天下面呢？你是不是活膩了？你沒有看見德國人炸得多兇？」

「看見了，」庫塔斯回答說，痛苦地歎了口氣。

「這就是力量！我們趕快離開這兒吧，他們又快來了。」

庫塔斯沒有回答。她從麻木狀態中清醒過來之後，明白了一點：在這裏是遇不到努赫的了，那就是說，應該回家。於是她默默地向公路走去。塔沙烏也是默默地和她並肩同行。離十字路口不遠的馬路上，躺着一個被炸死的女人，手裏還懷抱着一個死掉的小孩。庫塔斯停住了腳步。她熱淚盈眶，可是哭不出聲音來。她站了很久，目不轉睛地呆視着那女人的屍體……

耳旁有一個尖銳的、嗞嗞的耳語聲，使她打了個寒戰。

「庫塔斯，這兒就是咱們兩個人，」塔沙烏輕聲說，「咱倆在一個山村裏長大，在一塊兒度過了童年……要不要把實話告訴你呢？……」

她覺得塔沙烏的聲音中含有一種胆怯的但同時是兇惡的腔調。庫塔斯猛然回過頭來，面對面地看了他一眼。

「好，你說吧！爲什麼不作聲了呢？」

「我友誼地告訴你：如果你的努赫聽信我的話，那末他就不會落在這場火災裏了。」

「落在什麼火災裏？」庫塔斯吃驚地說。「你老老實實告訴我：努赫出了什麼事？」

「我說的就是這場火災，」塔沙烏舉起手來，指着阿爾瑪維爾上空正在肆虐着的高高的火焰。「犧牲是徒勞無益的，反正德國人會把我們征服。那又何必白白送掉性命呢？我對努赫說過：你有個很好的老婆，你又有兒子，你回到他們那裏去吧。可是他連聽也不聽……」

「這……麼……回……事啊……」庫塔斯慢慢地拖長着聲音說。「現在我一切都明白了。你是個胆小鬼……不，你不僅是個胆小鬼……」

「你別把我叫做胆小鬼。將來你會知道我的，」塔沙烏打斷了她的話。

「你不僅是個胆小鬼，」庫塔斯滿不理會他說的話。她的聲音堅強起來了，聽起來英勇而且憤怒。

「火、血和死屍只可以嚇倒像你這樣的人，因為你只惦記着自己身上這張皮。我很明白你。法西斯匪徒專招募像你這類的人來當賣國賊……咱倆不是同路人……」

庫塔斯陡然轉過身去，很快地沿着路邊走去。

塔沙烏縮了縮脖子，把帽子拉到前額。他彎着腰，顯出一副可憐相，站了很久，目送着這個走遠了的女人。

*

*

*

庫塔斯回到家裏。一路上她排遣不掉和塔沙烏談話時所感到的那種令人憎惡的感覺。彷彿她摸觸了一種骯髒的、令人噁心的東西。就是這個人和她生長在一個山村裏，他們還一同上過學！不，他不配叫做阿第蓋人和自由的蘇聯人，不配！……庫塔斯越回憶這場談話，心裏就越滋長了另外一個感覺，這一感覺終於掌握了她的全身：立刻接受任務，立刻開始工作！無論把她派到什麼地方，她也要把自己所有的力量貢獻給祖國……但是兒子怎麼辦呢？把阿斯蘭安置到哪兒去呢？女人和孩子們都已經開始往後方疏散，再遲可就走不出去啦。但是，她可以到後方去嗎？她沒有這種權利……那末可怎麼辦呢？

庫塔斯到省委會去了。

「進來吧，進來吧！」省委書記看見她站在門口時表示歡迎地說。

他從桌子後面站起來，向她迎面走去，他一面走，一面用手撫摩着斑白的鬢角。

「我昨天就派人找你，可是沒找到，」他說着，把手伸過來握手。「坐下吧……後來我想，你大概是送努赫去啦。我沒猜錯吧？」

「是的，沒猜錯，我確實是送他去啦，」庫塔斯答道，她不願意詳叙自己這次坐車到阿爾瑪維爾去的不順利的情形。現在她連對省委書記也無暇來談這些事。「我不知道，亞歷山大·巴甫洛維奇，您找我有什麼事，可是我來是爲了跟您商量商量。求您幫助我一下。」

「請說吧。」

「亞歷山大·巴甫洛維奇，這件事很難說出口……戰爭已逼近我們的故鄉……叫我怎麼辦呢？叫我做點什麼事，好把自己的一份力量投到捍衛祖國的共同勞動中去呢？關於這一點我想了很多……可是我有一個孩子，有些女人帶着孩子都已在疏散了。等到情勢更嚴重的時候，那就更不容易走了……請您別誤解我：我不是想逃避勞動，逃避危險……我是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身分來同您商量的……」

亞歷山大·巴甫洛維奇很注意地聽完了庫塔斯的激動不安的話，就以他固有的安靜態度說道：

「我正想爲這件事和你談談。」他凝視着她，一字一字地說，「你應該留在這裏。」

「留在這裏？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亞歷山大·巴甫洛維奇。如果德國人來到這兒該怎麼辦呢？」

「就在那時候你才應該留在這裏。」

「不，不，亞歷山大·巴甫洛維奇，這是不可能的，這點我可做不到。留在這兒，和敵寇住在一起

……不！請您派我到最困難、最危險的工作崗位，最好是派我到前綫去。我決不會辜負黨的信任。我請求您……」

「正是因為這樣，」省委書記打斷了她的話，「所以黨才派你去作最危險和最困難的工作。那末，我們算是講妥了……好，你安靜一下吧，庫塔斯。」他走到庫塔斯跟前，用他寬大的、但非常柔軟的手掌，撫了撫她的頭髮。「請注意聽我說完。」

「亞歷山大·巴甫洛維奇……」

「等一等。你聽着，不要打岔兒……是誰教會你認字的呢？」

「是您，亞歷山大·巴甫洛維奇，」庫塔斯輕聲回答說，但還弄不明白省委書記是指什麼說的。

「對……我記得你那時候還是個黑眼珠的小姑娘，頭髮亂蓬蓬的，記得你怎樣站在黑板前面連字母還弄不清楚，駭怕地望着我。可是現在，你也像我在二十年前那樣，親自來教孩子們了。我眼看着你長大。你加入青年團，加入黨，都是我介紹的。那就是說，我在黨面前替你作担保。我總算沒看錯：你光榮地保持了共產黨員的崇高的稱號。二十年來，在阿第蓋民族、在你的山村裏和在我們整個偉大國家的生活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由僱農變成了教員，後來又當了區委書記，而現在又把省委的領導權託付給我了。這一切多虧誰才成為可能的呢？」

「當然，只有依靠了我們的黨，」庫塔斯說。

「對。黨把我們全體人民都領上幸福的道路。但是現在危險籠罩在祖國的頭上了。在這嚴重的時候，共產黨員應該站在什麼地方呢？應該站在最困難、最危險的地方。侵略者正在爬近我們的山村。說不定，也

許他們會衝進這裏。我們應該把經過考驗的共產黨員留在此地，以便在居民當中進行工作，以便在敵人後方進行破壞活動。我們決定把這件事託付給你。你了解本村的人，而人們也都認識和尊重你。有些游擊小隊將在這一帶地區裏活動，我們就通過他們來保持聯系……省委會就是這樣決定的。」亞歷山大·巴甫洛維奇不慌不忙地從香煙盒裏掏出一支煙，隨後就抽着說。「現在讓我來聽聽你的吧。」

這時庫塔斯才全都明白了這是對她多麼信任的表示，她感覺到了省委會加在她肩頭上的重大的責任。

「請原諒，亞歷山大·巴甫洛維奇，我太急躁了，」她表示歉意地說道。「我絕對到黨所派定的地方去。您可以信託我。我明白了這一委託的全部重要性……請您把一切情形都對我詳細地解釋一下吧……」

「不，現在還不到時候。在我們臨走以前，你到我這兒來一趟，我們關於這一切再詳細談一下。可是這會兒先去休息休息，因為你一路上太累了。」

他伸過手來，於是庫塔斯熱烈地、帶着感激的心情握了他的手。亞歷山大·巴甫洛維奇以慈父般的眼光目送着她，直到她出了門看不見為止。

是的，派一個曾在他眼前長大的而且他認識了已有二十年的女人去做一件非常危險的事，使他很難過……